

藝文五

記

五

雲南通志

志

記藝文五

明

大理府儒學田記

御史李元陽太和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爲最而太和爲邑實附之郡邑之爲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饗之賢曰文廟又於常廩之外又置都養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蜀漢閉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國朝正德以來守長相繼乃漸有置

焉然廟久則圯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
迎之事日繁以密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
暇顧者其圯其湮匪直不顧甚或未嘗知焉按部
御史督學使至聖之冊之飾其外而已而圯自若
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
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承新史公翊惠加百姓
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棟未傾而腐柱未
摧而蛀堂則寢且爲墟廟則櫛而不泮愕然相顧
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

也若夫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國家庠
序之典與山河同爲帶礪此豈可以苟塞目前爲
哉况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
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
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
不用其錢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
出牛輓之木貧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隘者以闢涸
者以源梁棟雲興瓦甃山積居無何廟貌峩峩堂
寢秩秩泮源混混棖楔嶷嶷昔所未有者乃今具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備而昔所具者無弗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
徙者若干覈者若干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
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之婚葬俾得
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
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志不忘予謂二公之德
固不可忘二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
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隳隨
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而後修之
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隳廢無怪也今二公
爲之於閒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
之勒珉耶與其勒珉不若勉而學之之爲久而廣
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夫
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
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
自二公之爲己始旣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
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
謹書之以俟

三塔崇聖寺重器可寶記

李元陽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雜文正 三
崇聖爲寺其來久遠不可遡詰蓋自周阿育王封
其第三子於蒼洱之國是時已建伽藍崇聖是已
以史記考之葉榆爲東天竺蒼洱其地也然則時
未入漢而先有伽藍不足怪也寺之重器有五
一曰三塔二曰鴻鐘三曰雨銅觀音像四曰證道歌
佛都扁五曰三聖金像中塔高入雲表寰中無匹
旁二塔如翼內向頂有鐵鑄記云大唐貞觀尉遲
敬德造皇明正德己亥五月六日地大震城郭人
廬盡圯中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復合宛然無壘微

神力曷克臻此寺樓鴻鐘其狀如幢製作精好聲
聞百里自禁鐘而下此爲第一南詔建極十三年
鑄蓋唐懿宗咸通元年也雨銅觀音像高二丈六
尺唐初有僧擬募銅鑄像是夜天雨銅像成銅盡
無欠無餘證道歌二碑佛都二大字爲寺僧圓護
手書其用筆與趙孟頫同一三昧爲世所珍世傳
護右手自肘至腕洞徹如水晶然則筆之精妙殆
非偶然三聖金像在極樂殿並高丈一尺嘉靖間
鑄時盛夏赤日冶人無措忽陰雲如蓋獨覆鑄所

像成而雲散衆咸異之夫此五物在寺多歷年所
累經變故而獨得無恙非鬼神訶護之力乎竊見
茲土山則九疊翠屏水則萬頃碧練其融結環抱
卽天下奇勝之地無與爲比寺居山水中央延庚
挹辛導夕陽而引秋月殿榭臺池松筠卉木可息
可游者不可枚數而獨以五爲計者以五者雖出
於人爲而非人之智巧所能到亦非人力所能存
者夫有此山水而無此伽藍有此伽藍而無此重
器不名全勝乃今俱得而觀之自謂深幸故鐫之

貞珉冀後來具正賞者共寶惜焉昔嘉靖庚申冬
月

新建鶴慶府城記

李元陽

滇之爲省在天下之西南陲鶴慶府又在滇之西
陲視他郡尤爲要害而獨未之城嘉靖甲辰蜀遂
寧周公集以刑部郎來知府事撫顧山川喟然嘆
曰郡而不城變誰與守會分巡中江王公按部至
止聞而壯之遂相與揣其高卑物其土方爰卜爰
度神人旣協事期有成因而請於巡撫鍾祥劉公

巡按新城宋公僉曰宜城哉因馳奏上聞制許之
於是城役乃興至歲丁未而城成週五里五分幾
千丈高二丈二尺基廣三丈跌石高五尺磚之駢
比而厚者爲層六積累而高者層四十有五土石
內附倚以爲固城四門南有郭北因守禦舊城而
門之若重關焉門各樓四角如之周廬二十有五
敵臺十塹廣三丈深丈五尺穴城跌以仞溝洫爲
石孔十二經紀周密巨細畢張升其城也則石磴
齟齬長堞馮馮西南復西藩垣用興居者庇德行

者頌能周公之初作城基也掘地深五尺闊三丈
許程以堅栗障螿穴也沉以巨石防潦泐也於時
城跌未盈尺而山石爲空公帑未啓鑰而私俸已
罄此則公之求諸天慊諸已而不以售之人者也
然猶論說人殊估費中匱於時則有巡撫僊居應
公巡按蔚州郝公慈谿劉公主張衆論臨覈不浮
伸縮補乏獎勤激頹由是費乃用裕徒傭勃然矣
至如躬履其地繼視其事定章程度規制酌材用
書廩餼各殫智慮克成厥功則分守閩中沈公常

熟朱公南昌劉公兵憲進賢曾公宜賓于公分巡
無錫安公其人也是役也木甓礪鍛餼糧之直以
金數之至三萬八千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竟
百餘萬凡所以爲守城之具無弗給焉夫見小者
隳大自私者鮮公是故勞惡其不已出也不必歸
已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聖王之有府庫
以爲民備也建侯置守以爲民墜也今城以域民
大政也邊防先務也諸公忘已之勞而歸功於郡
守國家不愛其費而貽民以安其于爲政之本末
與其所先後皆得之矣在昔有周南仲城于朔方
則致王命以贊其決仲山甫城于東則有吉甫以
推其賢是故下有赫赫之名未有不本于上之能
容上有明明之功未有不繇於下之克任愚也士
著鄙人幸茲城于已有桑梓之庇竊有感于諸公
協恭之美信無負于明命思有述以告後來會鶴
之士若夫若耆不遠數百里至吾廬取文將刻之
城隅以識歲月遂忘其蕪陋作鶴慶府城記諸有
勤于城者載姓氏于碑陰

重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丙寅暮春成
都楊修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叅兩依翁招
浴溫泉飲于其家懽甚坐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
經浪穹見葭蕪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欲投山
寺皆敗垣什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
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逕路奇險或騎或步日
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屋如棧閣者石寶
崖也箐底有鐘鼓洞從遊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

從洞外聽之宛如鐘鼓聲也寺門在望近不可卽
二僧來迎挽手而上歷覽洞壑一步一坐且駭且
訝升階謁佛更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
險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石孔涌出不溢不流
時從者皆渴爭先挹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庵
曰真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二盃殊覺爽健遂繇
故道下至僧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戊午
出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曰此
中巖也巖嶺雕鏤石佛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

石皆如蝦蟇狀聞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漢然
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上哦詩而
回然常懷西澗未曾歷覽每以爲歎至壬戌孟春
予偕弟元和子丈張斗友人楊和泛舟西洱河踰
象嶺觀鶴林寺歷烏弔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
繇間道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輿坐
臥殊覺暢適既別石寶將繇故道向中巖忽有樵
者指曰繇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
許見一石山藍碧如染逼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

掉尾低頭如奮迅之狀一行人皆譁呼驚詫獅背
可坐十餘人復繇石獅腹下穿出石澗遙見西溪
窈窕崖岸如削立石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
居計暮景且逼空山無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
上雕一波斯雖出人爲然亦前代工也又半里石
崖險處有一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泉井方尺
清冽可飲又里許乃至舊遊之地追憶升庵垠溪
未嘗見此今已下世悽愴揮涕因賦一詩書之崖
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二里有方崖巖巖儼如經

藏溪中水石膠躡兩岸怪石如人如獸如城如壘
風行其中有介岬聲令人愀然既而日下西嶺不
及窮搜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引滿三酌而
去

遊鷄足山記

李元陽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
頂南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枝蓋一頂而三足故名
鷄足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
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謂此山

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補位山
頂故有迦葉石門洞天因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
高僧天機創于前海慧葺于後故鉅麗不衰也先
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院傍庵所結構皆清
幽觀玩久之就宿與瞽僧劫空夜話覺從游者衆
有妨靜賞屏去大半由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憇
西至華嚴寺主僧眞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
所不及也與談久之由此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
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行礪谷春

深岩壁在望逢人皆云此路甚有眼界如由右路
則低陷無此景物矣乃知此有二路貴在人擇取
耳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葉石門以
風水向背言之此爲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
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壻吳階
州懋來遊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于山僧圓惺以
田金與之閱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
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
垂遠矣余三度來遊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

當六月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兜羅錦雲緬平一白
宛如玉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
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疑觀者各見自身現于鏡
中毛髮可數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上唯見
己身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
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如大
虹霓然虹霓半缺不圓此光圓瑩如水晶映物僧
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乃收同游有老
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村

沙浦之中如人掉之但不見人然則光怪非一狀也寺西北六十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歲曾遊今彷彿在目不能再往遂登袈裟殿此殿有伽藍神甚靈余初年來遊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殿鐘不扣自鳴三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也曙色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顧其徒曰鐘鳴以此也余詢之信然殿北巖龕為楊黼仙人修行處又西上堯率庵為行僧萊關主所建集僧煉魔今

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鐵瓦殿主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石白劬如袈裟之制高僧圓清卓庵于其側余玩坐至夕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鷄漏然四望沉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如火熾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臾即漸减小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凌晨脫鞵著屐上猢猻梯手攀足躋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每近手膝嘗點胸後人之帽嘗觸

前人之履然有忻快而無勞苦也梯盡處有大悲
閣僧曰且止此處風軟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
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
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卽未登仙
亦足豪矣旣至大頂曾光殿見工作精好大愜予
懷俯仰今昨追惟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叅簡卓峯
王僉憲惟賢高泉謝大叅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
巖何大叅鏗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
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

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
古登眺須臾勝蹟旣畱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
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灑氣之中歷虎跳澗仙基石
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于匳可坐不可立
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在焉回思往事宛
如昨日人已衰頹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
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
飄然遠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
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畱此聖泉理

或然也東行有石竅古老云異人以呪術收蛇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卽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聲之訛也高下有一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今觀之若頑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肉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經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

上各有金字對聯惟正殿有金鎖不開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厨設供謂僧曰汝勿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游名山尚未得住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昔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岩半有金鷄泉僅容一盃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

有僧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鷄
泉爾不宜見擾明日而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
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
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
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傍庵
院十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
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
鉢盂寺北行里許爲五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
武爲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
名迦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土人作會一在山腰草
木蒙蔽非土人指似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
奇石萬狀雕鏤巧妙如人爲者余昔遊四方凡有
洞必不遠百十里皆進焉觀於此洞余昔所見皆
不足言矣至此爲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而回路
人云初入山由河子孔以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
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
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遊點蒼山記

參政何鏗麗水

自余從事四方則知點蒼爲南中勝景然去中州
萬里而遙海內士人所希覲故載記亦缺畧嘗擬
一至其地以償嚮往乙丑夏杪報轉滇藩丙寅中
夏始就道間關五溪貴竹之境攀履巉岵險阻及
中秋始至滇陽故爲點蒼遊也于時有武事又往
來蠻箐者四五越月而歲云暮矣乃余轄諸銀場
而銀場諸硎半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臘後始發
浹旬至洱海與兵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
華洞而西踰定西嶺盤歷迴磴望趙州平原過飛
來寺見西連大山積翠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
英英覆冒不散北來一水如珥如弓環滙山前卽
漢以來所稱葉榆水今名洱海云過龍尾關西上
支逕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爲龍泉書院在風洞
之下院左爲龍泉寺泉從山半奔出灌莽前有混
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中峯桃溪之下入
郡城蒞事而分巡蕭君已先至是日酌于蕭署後
樓樓扁坐游倚窻對山峯崔嵬如巨靈端聳東偏
見洱水浩蕩蓋於蒼山始識面也明日蕭又速遊

崇聖寺出北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有三
浮屠參差入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小各錯
觀祠前古杉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登
問俗亭又登老君庵見山南林木佳茂問爲王氏
靜脩所遂合諸賓度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墀山
茶花鮮紅大如盤可愛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椽林
蕭蕭羅列可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秉
燭行酒望城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開歲之
二日雲川高公約遊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寺

塔寺西上可三里見松栢叢茂爲高氏樂丘左上
一佛宇亦高所新飾入武侯祠脩謁旣出階右轉
達畫卦臺舊傳武侯征南中顧蒼洱奇麗停車於
此數月嘗見玉局峯下五雲縹渺雙鳳從空飛集
乃攬轡躬行荆榛中得梓剏三皇五帝像乃建閣
奉其中築畫卦臺以祭天今臺上有三皇祠外小
浮屠環列如八卦方位又名祭天臺遂宴于前佛
宮北院院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周遭可五十武
花幹大可合圍亦百年物翌日中谿公具酌于無

爲寺薄午輿過三塔穿松逕西北行過一村落上
登里許渡澗水轉上半里見雪峯矗峙如屏是爲
蘭峯點蒼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汝
南王記游玉磬碑燬于火山左有曬經坡又有翠
虛臺萬松鬱鬱坐殿中小飲出至前院後西向雪
峯引酌移時下入崇聖寺秉燭行矣由翠微堂右
轉曲徑過二三僧院上攀雨花臺觀海鶴亭尋松
雪深處乃夜不見雪卽松下布席而桃花夾松間
咸以松雪桃拈詩句爲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
樓談酌至夜分而下前諸景皆中谿營值以棲隱
者向與蕭游晏不知佳勝近在籬壁間及今游且
阻暮夜豈勝地不可得盡探耶又聞點蒼山巔有
龍湫名高河周遭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
五色杜鵑樹皆大合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
輒有鳥啣去踴躍欲往觀之而土人謂無路可攀
又連日大風震蕩殊爲懊缺豈登遊固別有時抑
有數耶又翌日赴苾城趙公游約循蒼山門城內
北轉是爲桂香書院桃花艷發徑側流水自觀音

峯海溪入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爲曲池欄中石
磬方壇壇中爲曲折回旋水道水行其中隨流散
坐浮杯爲樂前爲石臺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
故偉觀也北行穿竹徑游一道院轉入書院讀李
公撰肇建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圃因臬使郭公
營創觀游之所損成業以襄美觀卽林木修茂若
數十歲經植者與衆樂樂李亦達人也哉五日辛
酉余南發高太僕陽川楊叅軍春江設餞郭外復
至龍關訪雪屏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河往觀
天生橋甫及石門關而趙公攜壺榼亦至接武出
石關如行成皐虎牢沓嶂巉壁可百餘武名一線
天爲洱水故道石林古色可吹洞簫亦險阨也出
關行山麓四五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斷上
連絕壑深塹直洱海之尾閭又入關口張坐小酌
乃緣齒石躡荆榛臨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
輻湊處中空丈餘水從空中出而兩崖石各上特
出丈許其微不相及處有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
可致憑虛凌空可度一人誠然哉天生之也過橋

攀鳥道數十武達濛備孔道是爲石橋東崖循崖
南行里許尋所謂不落梅者乃洱水出橋外石崖
懸瀉數十尺循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花四時皆
然故謂不落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亦天壤
奇觀也觀罷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於點蒼山游
覽爲一周耳

遊鷄足山記

巡撫 謝東山

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鷄鷄足諸名山爲西
南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
迦佛弟子迦葉之所藏修也然金馬在昆明池上
凡至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僻在一隅非有
事迤西不得遊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閒暇亦
不得往予始至滇中適有詔催徵取礦甚急于是
履任甫閱月卽行部迤西及予至大理而故人戶
部主政野庭羅君亦自姚安至居數日野庭笑謂
予曰待公相携爲鷄足遊久矣敢請卜日以行予
曰諾且約憲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以足疾辭而
予猶有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曰繇海則

徑遊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遊也乃命
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六里
至海神祠祠前有閣曰浩然指揮某具食閣上維
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隄一小舟搖曳浪間低
昂數尺許令人股慄移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
渟頃刻變異如此若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也乃
揖野庭登舟舟頗大而朴堅綵幔蒲帆皆具旌旗
鼓吹各一舟從者行厨各一舟翼巨舟而行少焉
海氣上騰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
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因問
洱海所繇名予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
聞道牂江空抱珥是誤以洱海爲牂牁江也舟行
約二十里抵東岸地名艣擺居民數百家登岸行
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官舍明日發艣擺山行二
十餘里至下倉兩崖對峙石勢穹窿如欲墮狀傍
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潺潺行一里許路險
且狹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稍平乃坐輿道傍多矮
屋跨澗上者則水磴也又數十步夾澗皆平田循

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又行二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庵曰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睡頓輿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轂雷鳴問左右曰此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看玩以爲恨已而復睡頓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蹬盤者九灣轉者十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鐘寺乃止宿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

中龍吟必有老僧入城者予與野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幘百餘步潭邊淺草茸茸水平布草間僅寸許彷彿若葑田予試踐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昔有道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急水湧高數尺道人幾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行二里至龍華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蕭下垂如綠髮長數尺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海庵又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玉皇閣州吏具午飯

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土人及寺僧皆稱
袈裟殿以其聲相近而訛也殿西數十步有盤陀
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真人洞洞在巖畔陡絕
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止緩步支
離行二三里凡數憇而後至兜率庵又二里至銅
佛殿殿乃近歲所增修莊嚴甚麗予與野庭共飯
罷予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觀音閣
相去一矢許時天未暝乃同步殿西之高堂憑欄
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視野庭止
所復踞閣前虎石俯瞰懸崖嘯咏久之而散明日
出殿後一里許爲猢猻梯石芒齟齬偃倭視石罅
落手投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則山
之絕頂也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
後出一支誠若鷄足四趾然西望點蒼隱約與是
山高等而點蒼實高蓋彼積雪而此無之是其證
也西北望見一山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橫亘
數十里予指謂僧曰此豈非雪山耶僧曰此山去
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山純石而石色純白非雪

山也然據古滇志麗江西北有玉龍山一名雪山
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松潘
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而僧未之知耶
還下土主殿一僧洛陽人留食所具饅頭鷄粿松
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庭曰此筭蒲饌也一飽乃
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里至舍身
崖又一里繇西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仙人石棋
枰三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歷落擁足下步欹
側不能自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壁
橫通一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筇杖側足而行下臨
大壑紆徐數十里曰桃花箐望之若平蕪又一里
許至漕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有佛像右
禪榻左爐竈予與野庭並坐榻上一僧取漕溪水
煮茶一僧立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至入功德
水又一里至萃首門則迦葉安禪處也蓋石壁深
八丈餘高十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
許如飛簷故謂之門正中有佛像左有磨崖字刻
二處遠不可辨問之乃石玉溪王卓峯二公所留

題云又一矢許還至銅佛殿直下玉皇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桃花溪乃遵山足右趾而行又十里至傳衣寺釋氏書稱釋迦佛一日拈起一花示迦葉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而并傳衣鉢使傳焉此寺之所由名也又十里至福圓寺視他寺爲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至則大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知時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興耶予笑曰昔衡雲開海而見韓蘓二子遽侈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汎海而風

乍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足爲異也明日至下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迦葉爲大弟子是時滇中爲西域之境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占鷄足爲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衣鉢入中國六傳至于盧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時南詔尙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限隔之故賸欲遊而不可得方今華彝一統南詔爲衣冠文物之區國家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接踵而至

吾輩守官于此令行禁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
鞅掌之勞又得暇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
境斯不亦大幸耶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促予
記及還大理中谿亦以爲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
未就也今歲五月東巡曲靖臥病經旬病起無事
乃取山中所劄記次第書之諸不在劄記者多出
於記憶不無挂漏錯迂今將錄一紙先寄中谿爲
正俟改定之後錄寄野庭庶幾不忌一時同遊之
好也云爾

臨安府三節祠記

巡按毛鳳韶 麻城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
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
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
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綏
于室獲救復強致聘具盧詈之棄其物于門外三
日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
勸盧避其家盧佯許之隨至海畔詒東先行赴水
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

戎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于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爲中門又前爲大門扁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爲坊曰表勵風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爲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于流離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戴子乃獨揆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彝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新建澂江府城記

布政陳善 錢塘

司馬相如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予觀澂江之役益有驗於斯言云往隆慶
四年夏內江劉公按蒞此邦登臺眺望計無城郭
太守徐侯進曰此方接壤賊藪環以諸彝頻年抄
掠民鮮安枕四境內桴鼓相聞設險守邦誠不可
緩侍御公韙之侯乃以城事請於是都御史江陵
陳公同侍御史檄三司諸大夫會議維時左使鄔
公珽與衆謀曰往者安銓首禍遂破嵩明長驅無

前震搖省會卽州有堅城民當固守矣迺如督府
呂公旣城武定後有鳳賊之變城守頗堅賊勢遂
靡聞其時省城皇皇危在旦暮也思患預防太守
議良是乃命廣西守戴君時雍度地計費七千有
奇具白兩臺疏於朝下兵部覆議如都御史請制
曰可九月臨元兵憲曾公一經往視廣狹謂徐侯
曰建邦啓土將以安集元元然形勢不全民罔攸
賴盍慎圖之翌日請視舞鳳山曾公陟巘顧眇凝
佇久之謂徐侯曰左右何山也曰東爲金蓮西爲

玉筍曰靈秀鍾於此矣蓋是山馳奔雲矗亘數十
百里注首於此兩山環列中滙大江斯誠天設若
有所待徐侯乃白侍御公曰人和爲上形勝次之
大功肇建宜屈羣策予承公志乃約叅知莫公如
善羅公元貞分巡僉憲蹇公來譽躬往視臨庶民
子來千夫荷鍤驩趨事聲震原野諸大夫喜相賀
曰舉大事者在順人心此可以復侍御公矣先是兩
院具疏以動鹽課羨餘爲請戶曹恐虧解額乃請
旨覆勘會公與侍御許公議曰戶曹所難者解額
耳今解額如故城工聿興亦當事者又安西南大
計也七月侍御公聿臨之細民譁張言人人殊少
叅徐公中行蹇公來譽主持正議屹然不動侍御
公至上新城據府堂諭衆曰辨物居方孰踰於此
乃大書保釐堂三字懸於府治由是人心大定毋
敢言不便矣乃使曲靖府同知朱瑤令各投牒按
籍授廩先是言不便者從如流水侯乃於八月之
吉肇建土城至十二月終訖工甃治四門府縣公
署儒學院道行臺次第落成民居相望百堵俱作

蓋舉大功動大衆未有若此其速者也侯又以西
浦龍泉源流浩大西民恒苦漂蕩東民不霑餘澤
乃導民開河引泉至城西北隅會東北龍女泉由
東南入於海自是西民無水患東民資灌溉之利
計用民三千人甫三日畢工惠利溥矣府居僻壤
商賈不通侯於西城南門開小河通海子商貨自
臨安來者舟行由江川海門橋直抵南門由是集
商旅聚貨財民多稱便侯視國如家忠誠任事苟
可利民不遺餘力民竭力從事亦如子弟之於父
母故凡有興作咸不謀而自來也豈待發徵期會
哉雖然侯爲民厚矣然非兩臺主議於上則謀不
成謀不成則事不就乃今萬年之功成於一舉安
宅之固人荷平安長老子孫不騫不崩所以貽之
者非淺鮮矣故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
之功其中丞公侍御公之謂乎記云有功德於民
加地進律又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徐侯施於民者
如此雖百世紀可也

新建武定城治記

陳善

我聖祖混一區宇守在四彝蓋至洪武十五年克
平雲南西南彝始通道矣於時土酋內附授土官
職事使統其衆蓋脩其教不易其俗古聖王疆理
天下之道固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
其一也宋淳熙間段氏舉阿而者爲羅武部長凡
三傳爲矣格元世祖時爲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
年改武定路至我朝阿而八代孫弄積妻商勝倡
義歸附授武定軍民府土知府嗟乎商勝土婦耳
能知順逆識真主使子孫世守忠順朝廷方念舊
勲錄及苗裔何忍遽絕滅之耶正德間弄積三世
孫阿英改鳳姓潛蓄異謀嘉靖七年英子朝文叛
附安賊英媳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人構
謀刦印歸男婦索林自此始多事矣瞿氏嗣育逆
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巡撫尚書新昌
呂公決議剿賊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
疏于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入思堯者世
授府經歷以永其祀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堯父鳳
曆糾合諸彝謀危城社知府劉君宗寅同知鄧君

世彥奉撫臺江陵陳公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
定亂之畧可當數萬甲兵信哉先是府治欹斜四
面受制隆慶二年冬陳公因劉君請躬往相度嘆
曰茲省會之藩籬滇南右臂也遷城移府乃可長
久題奉欽依擇地于獅山之麓然工費鉅甚左使
鄔公璉曰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定以三年五月
初十日起工訖于四年十二月爲石城者七百九
十丈八尺有奇爲城樓者四爲舖者十爲水碓者
七府治儒學院道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
稷厲壇次第落成雄壯甲于列郡劉君鄧君爲民
服勞始終勤事蓋貽之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
月分守叅知羅公元禎分巡僉憲石公磐謂茲肇
建宜有紀述以詔來祀往四年之夏劉君屢言人
心玩愒城工難完外患可虞民鮮固志左使鄔公
蹙額向予曰幸往鳩工以樹丕績公日坐經濟堂
其夢寐嘗在獅山左右也予成公志六月攝洱海
道事以行鄔公乃擇經歷張效同知唐致和李盈
門沈恩予令分地併工各願自效諸當建白者同

鄔公達于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立報可乃
飛檄東西徵召四集攝巡道宋公奎又協贊之至
歲終大工告完矣予備員于此久聞之人言而通
論之曰尙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鄔公太守劉君
同知鄧君武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賢乎數公
曰呂公戡定禍亂陳公先事伐謀鄔公又安疆宇
劉君純心定保鄧君盡瘁安集夫城池完固家室
載寧皆賴數君子之力此天福佑武民使之安利
于無疆矣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今年四月
御史安肅許公先後至滇軫念新郡凡可以蘇息
民疾者如鄧君請八月許公按部武定開布腹心
懷徠攜貳彝酋感奮至有願獻田土以贍軍者禦
所軍士皆分田治房咸有固志此行真與金城湯
池爭烈矣後官此土者知武定爲新造之邑其民
係瘡痍之民六七君子先後締造之艱則當兢兢
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人之耿光爲吾民者
嘗思朝廷設置官師肇建城府要以奠安彝民則
當忠順不二永爲聖世之良民子孫尙亦有利哉

重濬海口記

布政方良曙歙縣

粵稽滇池之勝自戰國時屬楚名始載于史冊蓋金馬碧雞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于前中列一大都會其下竝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烏黑龍潭萊海海源洛洛河諸水滙爲巨浸延袤二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云是海口小河實滇池宣洩咽喉也疏濬不加每歲夏秋雨集水溢田廬且沒患非渺少先年當事諸公率多

裁成海夫有編開窆有期爲民之意亦旣殷矣萬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值霪雨連旬水泛病民公用憫惻檄下閩司行經歷陳子指揮王子勘議爰請如前三年大窆例築壩開水分段興工開窆凡廿餘里調集指揮千百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麻鐵器具工餼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遽至千金惟時鄒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齋郭公按滇亦謂事關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乏左轄至適東西

用兵之餘斗米三錢軍民艱食涸涸惟棘且兩臺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親至其地謀及郡吏士庶父老而廣詢之迺知滇水從出之口牛舌洲橫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此全省水口風氣攸關蓋奇勝也土人咸指故道水繇洲左豹山下行十之六七繇海門村旁行十之三四今左流纔一二耳况下有螺殼黃泥二灘之淤冬水落而背露春水涸而龜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猶宜深濬壩舊築螺灘上可勿循越明年乙亥正月適同年盱江近溪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往迎而咨議之且見二灘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曰螺灘之壩不必築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決復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倣撈淺之法且併龍王廟而新之爰命右衛指揮孫子承恩董其役雲南府通判勞子曰積督之調各衛所州縣夫什之二乃孫子則固分丈布工論方驗日工無少曠焉踰月而工竣實三月哉生明也水復半繇豹山下行而螺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餼僅四百金視陳子

王子循舊三年開挖不啻省什九矣孫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奚足哉他日請之再三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憫恤孰與肇始非羅公之明智孰與贊決亦非得孫子之勤筭而董之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迄工之甚速耶傳曰仁者講功兩臺以之又曰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衆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卽此小役可以槩大矣後人觀此其於興事考成當必有劃然默會於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鄒公名應龍郭公名庭

吾羅公名汝芳皆起家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曙也

永昌里社義倉記

副使 鄒光祚 鄱陽

永昌古哀牢國視今寓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彝雜耕田無則賦而又兼并于有力者之家是以豐者餘糜肉而約者或不厭糠粃且不謀朝夕無畜藏徒以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攻者相與貿遷平日側肩雜糴于市乃可給晨炊每時未及麥豪戶輒囤貯以延厚值而不軌牟利之人愈益騰糶焉里巷狼顧則叫囂躑躅鳴于官官使吏治之亦莫人

人臯也先是兩臺聞而憫之檄有司發帑徵粟以備出貸惠甚渥也而轉相徙鬻不免騷動利未必佐急于民而先售之蓄矣詎不公私俱罷哉歲嘉靖甲子泉州壩齋王公春復以兵符駐劄其地閱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論義倉法與朱子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老子弟而質成於鄉大夫定泉吳君崧乃籍民可出粟者以戶計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廉得廢倉基爲庾廩貯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年歲告歉卽發糴而賤其值然值雖入而策後之議猶復譁然或云姑生息以衍之或云貯必浥又云頒則民且負若貸而守者爲尤難計人人殊莫知筮決而予始握監司之命來則與郡守張君元論謀張議買田以長其惠事半復遷去而予因以其值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腴者而定其租額適巡臺見嵩劉公按其地復爲議歛散之法而授成焉吾知時散則無浥矣善歛則無負矣官治之無出納之奸矣然則倉其永惠矣哉雖然有說焉夫倉必曰義倉

田必曰義田何哉獨不可以繹思乎蓋義卽孟子所謂命者是焉先王思以此養人之欲而制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爲見而罔識有義與命則約者徼非分之獲而苛望於人豐者必淫泆其心而不窮其欲不厭祇見貪與吝之爲交而漸漬以入於競也雖有粟疇得而食哉今吾欲人之約者約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罔市於時以階厲心安於彼此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屋皆義人人具足而穀不可勝食矣矣倉與田之弗久也管子謂倉廩實而後禮節興子則謂禮節興而後倉廩實此正撫臺見吾陳公詹儲鄉約並行之意真惠之博大而悠久者也復就正於藩臬諸公僉以爲是遂書以登於石是役也始贊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朗今陞楚守張君澤與已陞臬僉趙君龍署事提舉楊振宇通判蔣三近也繼經理成事者今太守闕君繼禹同知孫輔知縣羅廷賢也謀慮周遠以相其成者則鄉大夫邵君惟中霍君薰胡

吾臬與石君雷李君鼎都閩趙明臣也其輸粟之鄉耆義士與指揮之有勞績者不勝載載之碑陰

科第題名記

吳光

成周取士之制鄉舉里選登之天府歷代因之類多得賢之助至宋重以省試覆試則法益精而賢益盛若慈恩題名唐人獨崇賢科其意遠矣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重文學進士立石題名於國學天下府州縣學皆有科第題名碑惟蒙山川盤紆瀨氣融結萃鍾於人是以膚敏蒸進肇成化

戊戌至嘉靖壬戌登進士者五人永樂丁酉至隆慶丁卯登鄉薦者五十人旣而科第繩繩漸齒中州其中登仕者多以廉平氣節匡時名世詢之學校題名之碑尙缺予悵然而嘆曰是司牧之責也乃鳩工而勒石焉夫石以勒名示不朽也嘗繹孔子之言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言名不可貴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名不可泯也聖人豈有異教哉故求爲可知實在我而名自孚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可知之實是可懼也聖人

之教凡以示人淑身心明道德由是名當時而傳
後世名實相須是爲不朽此石一立其中果有忠
孝節義循良文學者人將指其名而贊之曰某某
賢人也可爲吾人法也若有鄙德汙行不齒於縉
紳者人將指其名而疵之曰某某細人也宜爲吾
人鑒也稽古淮西之碑紀事不實尋爲石烈士所
毀熙寧之碑所紀皆賢迄今珍而傳之國朝亦有
因其人自罹於咎而削去題名以示懲者予嘗遊
關中正學書院見題名碑出石花二宛肖牡丹說
者以爲石中之瑞有異人乃見及觀其中則昌溼
野康對山在焉然則斯石之立有勸戒之義其可
懼矣蒙之大夫君子負廉平氣節者其於忠孝節
義循良文學固各有實請用以範今而啓後尤有
三不朽之績以光斯石則後人誰不珍而傳之愛
而瑞之也哉遂忘謏陋引其額以請於同志者

追贈光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記

楊春震 武定

有升沉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卽有時昧而明者自

在也有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卽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顯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紀事之役深幸忠烈之靈今始昭揭宇內卽固陋何敢諉焉謹按羅婺郡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憲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督兵由尋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激恩撫招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焉公乃厲聲叱曰狗獠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心可剖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爲出公計公乃密揭司馬其

畧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圖辱命
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耳賊惟恐職之死者
乃賊之自爲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爲職故
招撫之燎原焰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
是曰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
曰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
蹈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噬臍之
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此無心天日不必更念
孤臣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罵愈厲乃及於難
呂公進剿之計始決四道並進寇持久糧盡計窮
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賊遁無
路說者謂張公之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
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之贈公光祿
寺少卿仍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
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俸知州
秦健次之知事高心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巡檢俞
伯官又次之招安罵賊而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
常存仁附焉奉行雖至今不缺丁未克舉之變一

燬再燬廟主侵失其故矣惟時視篆二守袁君及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寔表揚以鑒來禩時兵憲王公奉直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于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者哉若曰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寇之患在皮膚鳳寇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蒂之強寇犁庭掃穴無噍類焉使魔宮鬼窟復見堯天豈非公一死之故致之耶故爲嚴將軍頭烈則烈矣無補于蜀亡爲稽侍中血忠則忠矣無救于晉亂乃司馬之揭可以配秀寔之笏求撫之罵可以續常山之舌精忠大節照耀古今雖與日月相輝映可也寧獨曰有顯無晦云乎

汎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副使 王士性 臨海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於中原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

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
道出碧雞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遙蓋歧指之矣乃
問途爲太華之遊循關右籌斗折而南五里至高
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
臺曲池層樓翬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題構方新
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
葉令騶人跼跂臯陸獨挾一二黃頭郎汎焉池一
望五百里瀦西南隅俗號滇池滇去海遠水傾畝
卽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
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罌巖
而漁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
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泝澳而風力差足
畏滇中鎮日咸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颿墮水中
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
華山門蓋宮琳宇燦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霄
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覽其
世像出文陛前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明
飛丹如茵列繡如幄倦馱坐其下神懔懔復王疑

入石家錦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樞一粟水勢黏天顏以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上山影爲藻苻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滿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磻岸積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近之一邨落居河之麋漁者織宿楚以家傍置官署焉寺敞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摩碣乃入南庵丘亭香宇咸嶽岩簷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復問一亭臺廟爲雷神爲龍伯爲大士爲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爲迴瀾爲望海又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傍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跽藉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嶠南庵橫截山麓而過金鋪綠

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
轉山椒斗大崖則宇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
然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
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
也下山邑令掉蘆舟以迓稍具舲艇欲放中流以
五兩尚顛復穿荻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
山頂上丹堊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
舟膠不及過杏花村余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
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
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鹵
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
鑿池以象之至刼灰出於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
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刼灰矣

遊九頂山記

王士性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
有九頂山出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壘若禹鑄九頂
而列也九頂故有寺開山僧驟聞天樂下隨覓古
佛於洞中得之而翽也時惟重九余與吳張二憲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丈自昆明還馳而登之出其闔都飛泉爭道龍蛇
走也平疇禾黍黃雲遠也天風吹人羽衣舞也涉
澗納麓升自岫頂鼓吹闐闐忽聽隔隴清磬一聲
梵貝喃喃耳觀開也已乃攬此一亭萬瓦參差樹
影中乍見乍沒也坐超然之臺蓋宮琳宇懸構滕
茸若蜂房鳥窠纍纍然重累而綴也烟雲過絕壁
若畫王右丞山水間以大李樓臺簇簇然而翬以
重綃也罡風響鈴鐸而下青蘋之末忽復擁秋聲
大呼若舉千百刹宇動搖將擲之空中也迺促酒
人出三爵澆之以敵寒氣澆已行松濤之徑老樹
擎雲入天百尺翠色滴滴可餐也躡凭雲之橋椽
椳岩阿虛閣度重棧以過軒然牟首臨乎鳥道足
瑟縮以移也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大士相
附以危樓雕欄畫檻旖旎錯繡與朝日共麗也謁
昆廬之殿阿閣三重出西南竇跨偃仄搏羊角以
上靈瑣挾振余與張君席地坐趺跏刹那覺萬籟
寂然與心境徹也復循山北摩龍首之塔日輪正
午壑窈窕猶無底止也入洞復坐掇黃花生酒微

赭相攜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袖之以出也
吳君脫鳥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登華巖之閣危
梯百級螺旋而上四盼無所不矚凭欄少頃噫氣
灑浙空谷中起山外莽蒼暝色亦冉冉隨飛鳥而
至側耳聽下方鐘鼓覺身在釣天上也既下回首
閣端縹緲天際恍然自失已復過一刹題構新成
遙見前邨返照隱隱二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
也復下棧閣走松坪時已月出高樹牛女之光燭
地戀戀不能去也余三人者撫良辰之不偶念後
會之未期因緣勝名各懷鄉土吳君則舉凌雲九
峯張君則舉湘江九嶷余家赤城亦思九盤觀海
悵然俛仰各有拂袖遐舉之意乃命余爲詩記之
吳君原豫名謙家瀘水張君養晦名文耀家沅陵
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歲重光單闕則萬曆十九
稔也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

叔目學

江

和

鄱陽

萬曆戊午歲滇水利憲副朱公請于御史南海潘
公言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邵甸之水走盤龍

江者使東注于河河曰金陵土人呼曰金汁由金馬麓過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沿河肢流以數十遽而下涵洞如級田以次受灌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獨橐鑰之非壩則小曠易涸而河不任受畜小漲易溢而河亦不任受瀉畜瀉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通河資壩所從來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勢若堵墻遇浸輒敗歲修費閘司椿錢不貲有司草草持厥柄力靡而功暇僅同築舍蓋費於壩者尚付之烏有况其不至于壩者也于河奚資焉而反以病予謂壩而不閘畜瀉何恃卽木而匪石終漂梗耳與其歲糜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合數歲之費而甃以石通以閘自閘以往若牛舌尖中馬頭皆衝流也胥石乃固矧地與石鄰夫以畝科至便計也木椿之額累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閘然此百世利也爰捐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捐一百金撫院河源李公亦捐二十金迄新撫院歸安沈公按

院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
藩司嘉興施公閩司金陵尹公扣徵停挖木椿之
通負者又得四百十九餘金計若巨若細悉從金
出而世鎮沐公又慨然以近開石山任其採用于
是吏人各如檄起程募健伐堅創閘口高一丈餘
長三丈餘廣一丈七尺牛舌尖中馬頭高一丈三
尺長三十六丈六尺皆選石之堅厚者長短相制
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鈐以鐵灌以鉛閘衍
諸漕扁以巨枋啓閉如武東西兩涯之間駢岷壁
屹水龍若控經始于萬曆四十六年孟秋至四十
八年仲春告成仍名曰松華閘計費凡八百七十
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七千餘數力取諸隙績
底以漸故功成而人安焉時與三司諸大夫登壩
上觀壁如屹立地有安流而天不能容是歲大稔
諸父老咨嗟嘆息曰朱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
公不有某幸睹成事謬爲記畧而申以銘朱公名
芹蜀富順人進士政務興革利民多若此楊公名
繼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書之陰銘曰湯湯金

稜邵甸遡源建瓴忽分東西決川壩枳而東如龍
飲泉瓜櫻翼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埜萬畦濡霑土
耶木耶昔何闕然蕭蕭捍衝歲糜金錢自公之來
嘉與更始亦有施尹悉賦成美楊公成之動有經
紀稟成諸臺規茲永利金石巖巖當其射激閘門
言言時其啓閉閉視其沍水弗外泝啓視其漲水
弗內潰畚授于農農隙乃至工食于官官厚其餼
再閱春冬經始勿亟乃奏厥功乃立安旣於平都
哉河肇咸陽洪源自公明德廣遠人代天工匪闡
無河毋恃絕磴毋易逝波其流可穿其堅可磨蟻
穴必窒如避龜鼉有泐必新毋仍斧柯百爾君子
保障弘多庶綿斯澤礪山帶河

大理府新建督學試院記

江和

櫟榆文士甲滇雲二百年來有司作新者代有試
院闕如也一書院不知圯自何年蕪廢不治學使
者至率就試於御史臺其飾以茨以組而不以陶
埴屏翳風雨之不時則諸簪筆之士至不安席卒
乃事且材遑遑貸之民間不無兩厲焉太守病之

以謀於郡諸人士曰書院委之草間試院借之他所非計也是可易無用爲有用乎諸人士咸踴躍稱便更請之當道童公亦報可卽日撤之得材十之三得埴十之一餘俱朽腐不可任然安所得地而棟之隆之乎適民間有隙地在郡東隅欲售者倍予之金錢而揮弁之守篆者亦以其丙舍地餉太守日卽先諸僚屬糾虔諸藝士一材一埴悉裁俸蠲緩以助一奚一役悉量時計工不兩月學署巋然聳翼然峙輦飛而鳥革者爲堂拂雲而落星者爲樓文明以止者爲棹模窈而深寬而有制者爲試場緇閱臥起有參庖扁環列墉垣鞏固久埋之政以舉不朽之觀以具予以戊午春較士至睹闔內外言言翼翼耳目一新以勞太守太守不有旣畢試諸博士弟子叩而弁者感太守功請紀成事予曰君知太守之爲是舉乎凡士風文運從精神而新耳目者牖精神者也壇館者牖耳目者也太守毋亦借此爲作新者機耶非夫一試事之兢競已也諸士新其識語語發之性靈言言抽夫理

奧母敝帚而千金養母燕石而寶匱藏乎新其養
日令神明之蒸雪精氣之肩鏞母躍冶而爲不祥
金母罽駕而爲僨轅馬乎新其馱處若保母之閑
閨婉出若春思之照百昌居常則外其家履變則
外其身乎此之謂日新此之謂盛德與日月同章
采與乾坤同景爍斯無負於今日更新之會也且
爾滇之所乏者豈文乎王馬流徽於金碧叔覽樹
幟於洱蒼昭代則輜軒奉使嗽唾珠玉如信陽羈
人遷客照耀彝夏如成都而武昌茗水握憲鑄人
又以其風流文雅中權而後勁之斯皆諸士之前
修而吾所望於新新無已者則不第文章彪炳聲
聞奕奕如昔人所云小技壯夫不爲爾也夫文翁
治蜀教化爲先子雲相如源流脉絡適有可尋太
守諸君可謂知所先矣爾諸士作新之意尚其亟
圖焉緣諸孝廉申前請遂泚而爲之記是役也太
守傅偕董其成郡丞今陞武定府黃廷鳳麗江別
駕署太和縣事程文弼別駕杜漸區金龍太和令
孫枝衍俱力襄厥成得並書

新建重關記

郎中施堯化 昆明

我明令于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覃洽先是有金陵河石閘之役來河流于濤險奪民命于波臣斃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歌明德媿禹功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簡書計且莫可弛擔負夫粒食之源開卽吾圉之不固獨吾民也乎哉儻意或轉屬之而始待之其何能無觀望且無避難無徂近費以一時規百世力翫從前未有哉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輕城故無外郭亦惟相沿以有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奧之安藩籬不固隨召腹心之侮豈非築舍滋焚民難慮始乎邇者鳳會稀突至躡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費卽不貲則鳩庀工材寧糜公帑地扼其要則規度遠近務廣崇墉役不勞民則就庸旣稟權然子來以佚道相使上下

和憚百堵皆興計損金錢三千餘緡鼎建戎樓凡
八楨幹畚築丹雘塗墍陴垣弩穴巍然井然經始
于歲之三月落成于歲之九月諸邦伯大夫相與
經營拮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遡成周盛時
肅慎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動色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入渾
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茲役也
險固既設我之神氣常張于以銷亂無形則保邦
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碁布居平不啓戎心粹有
窺關者亦可折箠而笞寔禦彘長策也賀遷輻輳
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養閭閻之物力寓
招徠之遠圖抑又通商惠民便計也萬里炎荒每
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蠢邊陲奠安用拓國家全盛
則尤車書無外大順也洵一舉而衆善集矣說者
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睹于設險守國之
議乎故重門禦暴蓋取諸豫支傾持危適際夫蠱
鳴豫凶而裕蠱吝分介綦微而維挽從之愚暗成
事知暗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

必往之心耳以委卸滋因循以因循成頽廢墮戶
不塞風雨飄搖天下事大率近是公于滇旣爲河
防而隄之又爲牖戶以衛之豐穰歲登于南畝守
備日壯于金湯其所爲計安一方者擘畫不遺餘
力使後之人盡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先虞覆也行
見廢者興仆者起衆効勛底定之畧邦鞏磐石
帶礪之基滇民尚亦永利哉爰宜書之以告來者
公諱濱廣東南海人中萬曆辛丑科進士其按部
諸芳猷善政業多誦之口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
是役也中丞沈公倣爓以後時至謀斷罔不同心
封疆尤勤顧慮臯思益贊肅規曹隨樽俎卽寄折
衝衣袂不弛方盛共弘遠畧晏哉我外藩其經理
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曾公守身楊公爲
棟趙公性粹都閩尹君啓易暨廣南守邵君建封
昆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不佞化
旣書其事爲之詞曰滇壤天末舊煩戎索漢通筓
笮始羈靡莫唐事南詔中土爲敝迨宋斧畫王會
未一於赫聖武電掃蠻烟西被流沙稽首稱藩木

邦金齒梯航萬里搏心揖志環向天子時平媮玩
釁芽潛啓怒螳當車跳梁旣爾訐謨制勝爲戒先
否公來周咨之綱之紀懲彼狂蠢由逸桺兕未雨
徹桑如臂運指乃度郊關乃議初始重阻雲連麗
譙輦起役廩于官民不知使根本內奠棘夔外徙
惟屏惟翰我疆我理國事視家傾欵就理中丞嗣
來爰其蒞止曰惟都哉善何必已矧滇羣彝寔偏
處此備豫無虞棟隆支圯匪公擔荷大役孰舉老
成猷念師師濟濟胥扞南交永億千紀

不以修建五華書院記

黃

瑞海陽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
院者以試事方棘日蹙邀兩迤間不及一詣比冬
始往觀焉遙岑面拱翠澤胷羅眞不減白鹿衡麓
之勝而頽梁落棟鞠爲茂草令人徘徊歎息久之
會時有道署之役弗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廼檄
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
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疇及城隍之餘地
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爲屋百七十有二脩者半

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墻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橐駝氏言深以促畊督織爲病然古者田畷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莢葱韭雞彘之細各爲課籍何也儻亦民饑已饑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爲書院以課督之與催畊促織何異顧海內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寧獨不以爲病實以爲利至於滇則余又以爲亟焉滇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于唐棄于宋湮于勝國存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于學其亦地之甌脫田之菑畝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內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于茲矣而蠹賊潰訐寇攘竊據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斃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于書院課督

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
興而士爲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則亦利達
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
書呈而爻象著賓興起而爲今日之科舉風會之
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之科舉而不爲昔之賓興
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秘義得于心而筆之辭此孰
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今人直
挾其精其于入道之門似尤簡徑若乃六德六行
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
而自得之實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
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聖人之望于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嘗脫
然離文故文之于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
辨而後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
欺則誠誠之至聖之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
今之科舉不爲昔之賓興也者顧誠與欺爲何如
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守
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南衛知事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
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皆有功興作者例宜並
書

增建雲南提學道署記

黃琮

事之興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寔有不得不然者余
以己酉之夏入滇初較士雲南府見其蓬亭狹窄
試不過三百人而已肩摩背接防範難施至幪翳
痺瘧晝日無光繞繳苦窳風雨搖濕則諸生固甚
苦之詢其費有歲編具在而閭閻之所供辦胥皂
之所求索寔倍蓰無算私歎蓬亭一役何使民視
爲厲府而諸生曾不得實用乃爾且也歲而較亦
歲而構是擾民終無已時也去擾求安非革不可
惟時以俛遽未遑年冬乃檄雲南州邑查所供額
金二年得三十有奇稍以他金益之召工度堂前
作長亭二十五楹度兩階作廣廊左右各三十五
楹而地勢不足不得已拓二門十數尺廣之於是
合之可試士五百有奇而危危掀掀視前庫室狀
不啻遠矣工人跽告余曰室屋猶人身也二尺之

面而僅二尺之軀柰不稱何今蓬亭廠豁亦一尺
面也願請圖之余踏踰久之仰視列屋已半有阨
侈者革之亦惟其時於是內自中堂穿堂後堂正
寢皆撮而更之視舊廣可增十二高增十三外自
醮門兩垣表皆撤而徙之各遠出二丈許其左右
則胥史門隸厨溷之所或脩或剏皆犁然備矣工
人復踞進曰是如舸夫頽然備矣門益出而屏益
近室益大而後益縮瘠其背而閉其口於喘息榮
衛宜乎於是署地且盡則問之前後之居者凡十
一家厚其值而購之得屋凡二十餘間撤其後以
爲崇樓撤其前爲明庭中豎屏壁旁列府邑兩廳
餘以居諸執事者屏壁之前闢爲射圃其南建射
亭於是登堂則金馬如儿出門則流泉如帶登樓
則四望雲山皆如屏如戟列侍環拱滇中之勝此
爲大觀矣夫是豈盡初念也革則俱革以一蓬亭
故致此然自蓬亭具而士就試者始獲一日之安
小民之視歲考也始免供辦挾索之苦卽往日歲
編且從此可永裁則雖以百煩費而博此一便私

心猶竊快之是真所謂不知其然而寔有不得不
然者蓋昔王仲淹有言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此龍
門令所以不累廣舍也是於廣舍事頗類顧如前
云者爲諸生爲細民果且出逸已否余不得而隱
也抑古人興作類盡役民今物取諸值工取諸傭
小民名托子來實以戀糈至耳果且出勞民否余
又不得而隱也非逸已非勞民革所謂征吉無咎
余不知有合乎否也姑述所以令觀者得從而是
非之是役也肇工於己酉十二月十八日竣于辛
亥十月二日費金可八百有奇皆出租廩撫臺
周公助料可百金有奇合之可近千金買民房十
一家契共十二張價銀共一百二十五兩五錢具
刻碑陰督工官按察司檢較陳奇中衛知事鄭純
仁例得並書其他瑣細可無盡紀也

翠松般若二庵記

參政 馮時可 華亭

自賓川州至雲南縣中道爲九鼎一云九頂去縣
二十五里漢時五色雲現茲邑邑所受名唐代村
人聞空中天樂累日不休相與艾刈翳楚九洞出

焉一洞有石佛像五軀寺因而創雖經千年古瓦
猶在後人重加修復遂成傑觀余自賓川來飯梁
王山山故產金場也雲南令黃應玄來迎與茗話
久之因更看上山數折長松巨石掩映晴嵐望上
有樓翼然峙于南嶺嵯峨天際問之名一簣樓良
久至招提從山背行老樹挈雲千尺翠色滴滴欲
上人衣良久至頂俯視千里遊日無際邑城彈丸
如在履舄下前所見一簣樓卑卑彈伏若朝宗自
效者下而入古佛石竇嵌空令人不衣自煖已而
側足捫蘿升毘盧殿上燃燈閣飛樓棧道穴岩懸
壁如蜂房鳥窠纍然重累綴于空中下臨無地已
從石橋右折而度平岡北望九朶芙蓉嶙峋突兀
直排秋旻所架樓閣皆在岩半奇絕哉由平岡折
而南爲一簣樓對望北岩如繡壁奇峭摩天入我
掌握可愛也蓋非是岡不能見北岩勝非是樓又
不能成此岡勝聞爲楊曉屏使君建亦善點綴矣
憑欄久之萬山莽蒼暝色冉冉隨飛鳥至已而月
麗長空氛翳盡掃輕寒如水清淒若霜北岩偏受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月光如瓊山瑤殿而僧廬中千燈零亂若繁星其
南望則萬山起伏如浸水晶宮纖毫可數生平所
見月夕無佳於此然當此佳境天遠人孤雖無鳴
梭響練之聆竊有破鏡刁環之感矣是夕宿樓中
明旦下山黃令請遊翠松庵稍迂五里從亂山中
良久始至佛像莊嚴整麗庭中茶花數十株蔽虧
庭宇門外萬松參差翠色欲流又十餘里下山坡
歷平田至波若庵佛燈熒熒金像如生後有傑閣
憑欄一望千頃稻花若一片黃雲其外遠如蛾黛
翠色橫亘曠哉斯遊乎若光泉響洗手秋之耳披
萬里之襟何必五岳三峨三里入雲南邑宿官署
夜漏發風起林杪謾謾調調驚醒歸夢披帷擁衾
月溜下庭除射影屋梁恍然對所謂伊人未知在
九鼎耶翠松般若庵耶江東小齋耶行遊臥遊孰
夢而孰真也

傅公祠記

馮時可

傅公諱添錫字佑之系出錢塘於宋高宗時爲望
族迨頴國公友德爲明佐命臣生四子公行三當

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而出各圖雲臺業
遂相失焉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龍爲經生卽有
聲尤工詩詩格高不作大曆以後語暇卽談兵以
穰苴司馬自負每籌策天下事忼慷中窾揚眉裂
眼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曰吾仰測渾儀旁
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霄成龍文五彩者其天
子氣耶遂棄去間關投謁高皇帝被杭僞帥潘允
明兵執詣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
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
蝟張目光爛爛射賊聲震行幕允明與諸卒皆辟
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允
明營明謀拒敵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
磔裂卻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
福母以身試刃允明雖駭公言亢而與其黨計以
爲然乃釋諸公縛僞員外方彝身往策于武靖武
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款武靖不煩一矢
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
則招其豪傑詣金陵事上時僧機先黠有謀引倭

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
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蒞任甫
七日備未具不敵縮璽還就請司寇法詔報曰傅
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
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
事未幾會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
逸公曰爾何餒惇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郭皇帝
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枹鼓曷報
免胄捕賊死之士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
生易庵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給事中
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于朝
立祠祀焉故制牾樸不足妥靈歲月既久漸卽毀
墜至萬曆十禩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
德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
天劉公聞之曰備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
風永永吳郡馮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徘徊
悵慕者久之念闡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
因爲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爲元約身出非

所榮爲明致身喬夏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
我衿紳僞帥鳴張公執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
抽矢如蜚擯戟若筠片語單詞狂狡輩噉惜哉鴛
鴛魚不戲麟滇池恩遣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草
蘭津蠹爾安會蹈藉我闔公備持矛曰敢逡巡支
靡朝原竟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真其倫纍纍者丘
譁譁者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佻
佻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駢虬翼鸞駕空絕塵豐我
稔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倘伴其間靈
爽常存

橫山水洞記

布政羅元禎 鄱陽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
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
而楛水水卽滇池也池低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
狀可立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漑村
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卽旬日不雨土脉輒龜
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
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

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
灌然橫山墻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
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
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
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垤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
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
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
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
得先後繼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
以樹爾功洞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
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授之上下
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俾汝
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
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
請以礦夫代功可其請召朱禎輩二十人以屬應
登余時叅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
幾半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
公請于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保宇僉曰政在

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墮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直寔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遡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時不甚合久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起掾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且得泉平中三道蛇蟠縈

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白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薄淪漣漚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需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稿民甚便之而德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潺湲滋麓旣闢不淤不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斯萬年曷俎豆之以輸我虔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暘宜興

人許公名大亨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
浙江錢塘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
丑進士

霽虹橋記

僉事 劉庭蕙 漳浦

今瀾滄蓋漢博南蘭津渡云源出吐蕃嵯和甸西
南入麗江度雲龍已折羅珉東流順寧歷車里下
交趾滙於南海岸峻千丈延袤四十餘里儻所稱
天塹非邪世傳忠武侯南征支木渡軍而橋始鼎
建蘭滄其遺跡也余不佞典較西迤登眺其上則

見臨江石壁峭立萬仞想侯出隆中魁壘氣節凜
然若在懸澗怒濤咆吼如雷聲隱隱有滅漢賊匡
復王家忠憤低徊寓之不能去亡何于役歸不數
日許而橋以火聞其以彼醜之焰不撲將自焚抑
物力成虧有數與情形之順逆適相乘耶吁可鏡
已粵惟我高皇帝平定滇南方內外畏威懷德二
百餘年武功震耀文教淪浹西南諸彝輻奏歸順
埒爲郡縣乃重修津梁冶鐵柱以爲舟楫更蘭滄
曰霽虹而雲龍并峙巖內外之防彰聲教之訖古

今稱烈焉承平日久諸土酋環江而治屈首襲符障靡有二也萬曆丁酉春大侯州奉學奪印謀官借資順寧酋長猛廷瑞廷瑞者素蓄不軌惴惴虞其及也遂取二橋一日而昇炎火若曰示我軍無西意此不亦叛逆魁渠哉且足覘順逆成虧一大較也大中丞毓台陳公暨侍御賓廷張公赫然會疏得朝請曰而其悔禍獻所叛不踐軍師猶生之也不爾者執而俘之伏斧鑕亡悔猛辭檄使再三不奉詔抗于顏行師竟大舉俘廷瑞與從逆者露布以聞上嘉悅賚予有差顧二橋斬然燼餘猶病涉非可以委土寅射例者因令所部備兵邵大夫某優治辦檄葺之而大夫刻期結構徵工之梓若石者若所需利用物者約金錢八十萬類不動公帑出自大夫以下郡邑衛伍所捐俸及諸部民樂施亦可若干工得之丘甸之衆不行築者而無弗勉經始于秋仲訖工於嘉平月之十日凡五閱月而二橋告成規峙猶廓焉兩臺且從大夫請易霽虹爲永濟雲龍爲永定以示不朽而屬余紀之余思

物力無有成而不虧醜彝情形無有順而不逆數也虧與逆值成與順值亦數也此不繫人事者也惟知逆而順之不使復逆知虧而成之不使復虧此以人事而回氣數不盡委之數也釋氏稱世界爲劫灰而舍利子能以慈航離人苦海之外夫人一心爾從逆則灰助順則濟無庸以數論也武侯一腔精誠蓋不待梁蒼江而此心已利涉矣其計及千百之後誌於石託於人感通於中丞陳公之夢寐記猛酋焚橋事如日覩侯豈盡識締哉其忠順心所相照也故能預計夫逆賊之不免爲灰劫而又預計陳公之以順討逆其必克有濟也而示之夢若石意乎予故曰不盡委之數也是役也中丞壯猷爲憲侍御雅志澄清藩臬都閫諸司總筭共念而邵兵憲尤始終其事備加勞動皆以順濟順永銷逆萌者也由今觀其成用志修攘大者以風來茲匪徒記二橋顛末云

溫泉遊記

督學楊師孔廬陵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爲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

深不幽每至遺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滇陽城溫泉名滿海內東髮時思欲啜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池不過一盆二盎耳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十一日行旌按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例遲節泉上機緣奇甚是日宵征達楊城直指餞送禮成僅宿碧雞關二十二辰方抵楊城郊迺後卽求訂泉游之約期以翌日是日午刻同閩帥高子啓自

螳螂川登舟謝大函方伯以車馬小憇州守編漁船障以布幄酒鎗茶董備具致頗不惡放舟而北曲曲山青灣灣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雪浪中神已飛越矣日睇望山巒聳翠峯巖環抱不脫溪流疑入無縫而委婉却有情固滔滔無礙柔櫓梧柳森映遙見斷雲孤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躡又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政堪游余欣然舍舟從松陰禾畝間徒步入巖小淺淖淖不能入旣則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廊或壺天或弱

流或花巖或秘石或玄竅或翠幙或紫絲障或靈光龕態度奇幻不能名狀粗與高帥足所至酬一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不少非泉洞分奇卽寒溫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院相比又如響屨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田映戶想上古賞鑒真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趣處斷水殘山會萃爲一家亦大奇絕也洞盡展一坪轉入岩壑深處卽溫泉矣一望瑞靄團結氤氳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于上若不

忍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咤前人之未標其奇也噫嘻泉從碧玉嶼中如初沸鼎爐瀼瀼湧出一鏡鋪銀纖埃俱徹明砂淨礫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鬪奇目閃閃不能定是夜醉中同高閩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暖懷又如帶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人間世有此極樂國也大凡游人帶酸寒俗氣至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塵垢穢濁至此俱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蓋造

化具此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恨天外遐陬
爲神仙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
二十三日辰謝太函亦至同泛小舸遲直指于巖
之初洞天設具遵旌因巖發笑昔聞山岳動今則
巖壑開矣歷壑探奇窮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以
旌麾爲榭爲軒者浮以大白爲堂爲方者暢以笙
歌爲壺天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秘室爲玄竅爲
翠幕者暢以鳴琴不但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
薄暮侍旌節入溫柔鄉是晚燕于碧玉泉之北堂

人夜移尊泉檻和氣香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
爲一氣啜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嬰童拍徑尺丹
次第傳觴如飛仙太乙傲睨羣傑不知酒味爲泉
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游當以此爲第一可以
償萬里繭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樓山深嵐
重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
上箕踞片晌融融五體俱和卽池榭水盥嗽畢走
聖水三潮赴直指曹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
祿脹二十五抵祿豐別直指于響水公署舍熙和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天界就風塵看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也畢竟是
神仙窟宅諸洞天爲堂與泉源丹鼎泉流爲仙液
螭川爲門戶曹溪虎丘爲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溫
流如海山花老樹琪草珠巖尚有秘而未顯者以
俟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溫泉舊蹟稱香比色較
味憐清特此泉之一斑自有昔人紀之不復贅

游雲津洞記

楊師孔

乙丑歲冬仲較士東迤邐昆明池入江川達撫仙
湖出通海沿水週遭紅葉蘆花澄波石徑酷似江

南暮秋佳景全收水石淒清之勝月終旬抵臨安
嘉平望日竣試事闌中夜燭曉雞文燄筆花與詩
懷鄉夢相濬發知有雲津洞天之奇雖意興勃勃
未敢必此游聞水漲雲深非飛仙不能渡也郡太
守徐君瀾盈別駕顧君綸堂州守周君賡太業已
預爲排當差官潘倅回云歲盡水落雲海橋成喬
舌悚肩若有不能名其奇之狀蓋潘倅爲虎林官
喬頗解游道者遂以旣望之卯刻出闌郭外易野
服可十五里易肩輿度嶺循澗委蛇盤轉爲闔郡

衆水歸墟此邦文獻冠六詔水口奇秘若此勿謂
青鳥家不足信也行里許鳥道篆蒼烟中聽水聲
澎湃肩輿軟穩兩腋欲飛山淨水鮮漸覺非人間
色相須臾迴度山椒望石門百尺下接水雲中當
門巨石如屋屏轉水勢分流潑洞入海門如灩澦
之砥三峽殺其欲歸之怒造化非無意也雲門顏
高若障迴望不窮什七爲顏什三爲門巖畔古藤
一株纓絡下垂將及洞門翠葉斑斑不能名隨風
裊娜于浪花之上神仙點綴稍露一斑余顏曰雲

門蓋洞中雲浪屢伏屢見俱由此間津也由雲門
折而左一逕入雲盤旋石亘橫開小嶺而上平野
周回四山懸蒼巖巒映帶曲曲有情行三里許如
桃花源中桑麻丘塍但少雞犬數聲耳又里許折
而左望石壁千尋亂雲中渺渺一隙小有棹楔蘚
菜生秀一材官領健兒兩隊旌麾燦燦迂道左金
鼓喧闐蓮界中那得有六花雲鳥然雲裏修羅護
法致頗不俗知是洞天門戶矣躊躇攘攘長嘯入
洞門左盤而下雲級千層一望石華潭影與天光

相蕩目閃灼不能定兩守別駕材官候吏千人簇
擁笙樂齊鳴躋躋若佛界仙班隔水連震三鏡如
霹靂遶地底翻騰時許不散何啻韓淮陰戰廣武
時瓦屋皆震得此可壯游膽一潭橫映沿岸而左
突出層臺障以彩棚雲霞繽紛華纓回絡如海上
新結奇蜃三君禮畢各易野人服酒三酌進午飭
庖厨音樂俱自巖隙各據一竅奔走趨踰不知從
何而來大非人世所見隔水望雲壑中似屋似方
或廊或榭深廣無際暗中各位置蓮燈松火燦爛
若星宿海聲傳樂奏渺渺雲濤余意觀且止太守
笑應曰此八洞第一門戶仰視懸巖垂乳燕壘蜂
房對面橫開百丈銀榜余題曰雲藏七十二天自
哂爲門外人也向雲門所歸之水自此初見左轉
而入玉柱千章琳琅入水平沙沉靜滌衍淡漠絕
不見怒濤奔放之勢水性至此亦降且化矣臺下
臥彩虹百尺對岸棹楔如畫楫欄步薦紅紫錯繡
玉淑明山水苑中間以飛梁朱檻自非仙都何能
有此可稱點綴名手音樂前導余與太守輩信步

度飛橋飄飄若仙過橋行平沙上深軟如茵褥屈
梁闌檻一派天成門戶從火光中一望玉筍株株
華燈點點委迤婉轉杳不可際若五都三市上元
燿燦但少人世車馬塵踪耳沙窮雲津水再見余
題曰牛渚問津清溪蕩漾較初津濶三之二橋長
倍之飛欄婉轉步數百不能盡星火中隱約波蕩
如履長虹脊步步生動但恐飛去兩岸雲頭霞綬
輪茵拳奇虬龍攫舞不可名橋盡涉東岸淺沙循
峭壁而進羅列續紛旌幢排導空中一片衲衣緒

摺雲生針痕田界想初祖入定後頓忘收去余題
曰掛衲再行數十武則爲玉平天矣洞天至此開
極大平障仰視玉板一片數十頃琉璃懸蓋四角
參差柱以鏤刻玉樹珠絲玉板一如虛櫺豎楯掩
映迴環隔岸一望無際人聲動處漁火星星恍疑
似鮫人窟宅水至此平偃汪洋有浩渺澄靜之勢
中涌小巒僅與水齊白衣大士趺坐如生前立小
善財似拜似舞蓮燄中閃灼不定不知南海一幅
畫圖何年移置于此余題曰普陀彼岸與太守輩

定席開樽盃中浮白與玉光相盪水面白毫向青
眼搖曳豈惟逃醉中之禪亦且登槽立天上矣左
折而上數十武高坪長偃不但可建十丈雄旗火
光徹處蓮開雲涌霧轉星迴懸簷百丈累累若珠
絡諦視萬象俱備第深廣高遠日窮于火火窮于
象惟有鼓掌蹈躍低徊嘆息而已中一峯突起十
數丈萬朶青蓮攢攢而上勢若鰲山壁立又若蜃
氣葳蕤列裊小坐令火人以高火射之搖搖不窮
又以花火自峯頂向下噴吐如萬斛明珠瀾翻峽

倒巉巖與窾中傾濺跌宕俱成天花生平火樹之
觀無奇于此余題曰象森天向下對過卽會陀巖
下流少爲深廣兩守謂成橋之難深惜民力又恐
余游廢半遂大爲憇憇余應曰興到卽行無勞過
計也光中見彼岸懸巖下磐石嵯峨可棋可釣可
臥可醉亟呼輿人上肩輿揭厲而前拱手謝三守
不必勉進但得一尊一果兩侍人相隨足矣鼓勇
前進到岸捫蘿選石向所見磐石雲蓋如龕清流
繞膝不覺鼓掌大呼三守亦蹴蹴褰裳從之矣開

尊趺踞環坐酒三行笑問曰直鈎之鈎古爲美談
今我輩坐此石上八我渾化心手相忘卽直鈎何
在題曰無影鈎向三守鼓余恐不前茲隨余恐不
止不覺游興益猛不問主人毅然拂衣前進行平
沙數畝空濶若原野千火齊明火光盡處俱無邊
際至此愈覺靜奧百步外偶語俱聞微笑成響大
非人世氣候平沙盡處河邊有物十數雌雄反覆
相耦層累而上首足蠢蠢欲動蒼翠潤濕如初出
水態明火近視的爲活龜敲之則鏗然石也雲津

至此爲第三見成橋更難想飛仙自不禁足題曰
弱流叱鼓樂明炬而前三守亦冉冉漸集過水兩
岸峭拔稍費登涉中端涌一蓮座高可丈餘大士
文殊會賢位置停勻相向鏤塑不能真天巧也再
上地勢高敞另開一洞天較象森稍爲謹秘而峻
峭過之仰視圭璧琳琅霞蔚雲蒸莫能悉狀題曰
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圍上柱天下抵地
首尾適均有巖巖挺峙之狀行者左避題曰擎天
再進有仙人一足自雲中注下膝與雲齊豈崑崙

失足誤墮塵中耶梢上遍地石田縱橫如畝塍遂
俱備仙家亦自力作從來無素餐神仙也歷田而
上雲壁間忽開數小龕方平如榻間尺數丈許各
開一門中婉轉相通絕類人間洞房秘密命各懸
一燈余與三守各據一榻且坐且臥酒行數十觴
幾栩栩化爲蝴蝶矣題曰無夢榻下榻左進數十
武有巨柱劬骨輪輪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
合中橫空寸許隔火相向面面朗徹天巧至此不
可思議題曰乾坤蟻磨試問于中不知有幾許南

柯國上左旋俱行石乳砢砢中或蹈雲頭或履菴
苔輿人走卒步步生蓮我輩何異登仙再轉更開
一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簇簇垂垂俱成幢幡寶
絡壁上華纓下墜萬縷千絲纚纚欲滴豈當時說
法此中天花點點而成題曰雨花天過此層雲渺
渺遠望莫窮左爲削壁上覆天蓬歸雲宿霧鱗砌
而成婉然一響展廊也右石路平坦唇稍展宛然
函蓋之狀視虛無處俱不可窮但人氣火光結成
虛空中一片白珩如雞鳴黎黎天色向三守咤曰

昔人柯爛今不知暗欲旦矣題曰複雲廊路長里
許各上肩輿石盡又有沙堤平偃燦然新築下輿
信步平軟且酌且行有淡漠靜虛無名無相之致
函輒酒再進數觴題曰恆沙堤堤盡興殷殷具餘
勇輿人告以水深莫測從來游客足跡未曾至此
亦謂天機神秘不可令人洩盡畱有餘以還造化
可也土人相傳此去尚有水七渡末漸通明原非
經目不過意摹之詞自郡城至此洞有三一南明
一萬象此爲土呼巖洞奇包二洞餘不足觀矣各
登肩輿乘輿而返一步一戀燈火澄澄簫鼓闐闐
真是仙人掌上碧落初回出洞月已過午影掛松
陰雲棲石骨下嶺易肩輿入署雞聲鳴鳴伏枕就
夢猶是石香雲潤不知東方白矣是日車馬在門
匆匆就道澍江試事歲暮入省復理西試閣筆幾
一載偶于直指臺白岳翁處見別駕圖成如再七
十二天或亦此洞之遺文責逋也小春晴霽墨和
筆潤勉就小記以別別駕烘染

...

...

...

...

...

...

...

...

...



